人与自然

春天里的冬天

♣李星涛

今春，连续一周的感冒不愈，让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又犯错误了。

春天已经来了，冬天已经走了，我便匆匆甩掉了皮夹克，脱去了保暖内衣。谁知，春天虽然来了，可冬天却并没有远去。在冬天猝不及防的反攻倒算中，我被击倒在医院里，着实领教了冬天回马枪的厉害。

“吹面不寒杨柳风”，我相信这半句古诗一定不是指春天早晚的风。因为，真正的初春之晨，风依然凛冽非常，用“料峭”一词来形容它的寒冷程度，依然还远远不够。诗人之所以这样来写春天的感觉，只不过是按捺不住春天来临的喜悦，夸张地流露出无限的爱意罢了。而实际上，即便风是从泛绿的杨柳下吹过来，也是冷飕飕的，脸吹久了，也会像冰一样的凉。

人在春天易犯错误，花草亦然。躺在病床打吊针，我不由想起了去年春天游过的那片梨园。梨园在淮河岸边，方圆八百多亩。我去时，梨花开得正好。一树树梨花，单独看来，就像是从大地深处喷涌上来的泉水，整个白花花的树冠可不就是一朵浪花？而整体放眼望去，整个梨园就像是相逐的波浪，一直拍卷向远方。别看梨花占据了梨园的空间，可走在花枝搭成的长廊下面，身边依然还氤氲淡淡的绿雾，因为枝头上似绿还黄的叶子哪敢示弱，它们也爆裂开叶芽，舒展开叶儿，硬是将嫩芽的颜色和清香融进花儿的世界里去。细看梨花，打着朵儿的，花瓣半遮半掩着闺房，羞态万千，让人柔情缱绻；盛开的，花型如玉盏临风，盛满阳光，不由让人微醺。尤其是那花瓣儿，粉粉的，薄薄的，没有肉的质感，并不耀眼，是刚好与目光相容的月光似的嫩白。花儿在嫩叶的呵护下，安静地睡着，像是婴儿在摇篮中均匀地呼吸。花儿中间，斜插两三枝粉嫩的花蕊，有白的，有淡紫的，有粉红的。据说，梨树所结梨的品种，就是由这些花蕊的颜色来决定的。

我贪婪地欣赏着这些梨花，恨不得马上变成一只蜜蜂，飞进花蕊中间采蜜。不知什么时候，管理梨园的老刘师傅走到了我的身边。“老弟，不要高兴得太早！出水才看两腿泥！”老刘漫天空打炸雷，让我一头雾水，缓不过神来。老刘见我满脸困惑，便指着身边的一树梨花说：“别看花开得快要压塌枝了，但一多半花都是凑热闹的。它们当中，有的看别人开了，也忙着跟着开。可人家结果了，它们却空美一场，零落了下来，变成了尘埃。你看看早开的那几棵黄梨树，到最后能结出果子的才几朵?!”老刘的话，当时让我悚然一惊，觉得他不是在说梨花，而是在说我。

现在，躺在病床上回味着老刘的话，我不由对春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冬天里的春天固然可以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梦想，但她容易让人在冲动中失去自我，犯下错误。相比而言，我还是较喜欢春天里的冬天，她虽然给人料峭的寒意，但她可以在人躁动的血液中融进警醒和冷静。这样想着，不由对纠缠不已的感冒充满了谢意，对老刘心目中的梨花充满了无比的敬畏。

聊斋闲品

纸虚窗

♣储劲松

纸窗，糊纸的窗户，已经很难见到了。闲翻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里面有这样的句子：“纸窗儿明，湘簟儿细，竹帘儿疏。”说的是普救寺僧家的房舍清致，文字姿姿媚媚，香软太过，好比写的是崔莺莺小姐的闺房，意境却好，读之令人幽。纸窗二字，如同光阴的晦暗甬道徐徐打开，勾人溯洄。

少年时在芜湾外婆家小住，舅舅的书房也在西厢。房子很老了，土坯墙和木阁楼的天花板被清油灯煤油灯熏得乌黑，油灯挂在门框上，烧出一片火苗状的乌焦。墙拐的三角架上摆着书，多是课本，也有文学杂志。四壁贴着一圈年画，“福寿齐眉、莲年有余、鲤鱼跳龙门”之类，望去怡红快绿，有俗世的欢喜。一张写字台搁在木窗下，未上漆，墨迹斑斑笔痕错杂。窗子不过一米见方，没有窗扇，细密的木格子上糊着莲皮纸，白天，光从窗户纸透进来，屋里一团虚白。窗外是一条巷道，窄而长，一头大水牛恰好可以通过。紧邻巷道的是一排猪圈牛栏，三棵杏树，一棵核桃，一丛水竹和箬竹蓬蓬勃勃。舅舅在学堂教书，外婆在村口浣衣或在园中浇菜，幼小的表弟表妹们在稻床上追逐蜻蜓蝴蝶，一个青涩后生在窗前端坐如仪读文言文，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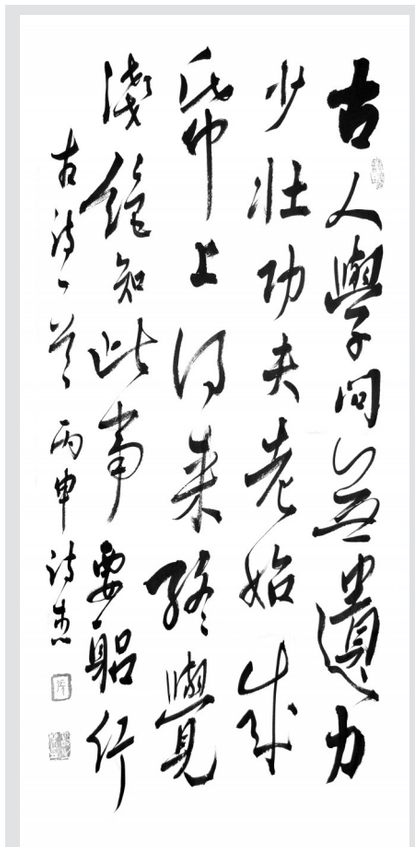
月亮升到高茅屋山的山顶，芜湾酣然入梦，吹灭了灯，如果耐心等待，从窗纸往外窥视，有时会看见一群来自高茅屋山的豺狼从巷道里经过，提着蓝荧荧的灯笼，这些暗夜里的游魂让人遍体寒凉。豺狼并不是狼，似狼非狼似狗非狗，凶残却与狼相近，乡人称其为豺狗或者毛狗，小孩子不听话，大人这样吓唬他：“毛狗来了，毛狗驮伢了噢！”孩子马上噤声，乖巧如小猫。豺狼虽然凶狠，倒也怕人，平时游荡于山林，除非饿极了，才会在夜深人静时潜入村庄猎食。每次进村，犬吠猪哼鸡鸭鹅扑腾声里，总有人家丢失家禽和猪仔。有关豺狼的记忆很深，许多年后，芜湾建于晚清时期的老屋已然倾圮成瓦泥，虚白的纸窗幽蓝的灯笼偶尔还会来到梦中。

关于窗，古人说“在墙曰牖，在屋曰囱”，墙上通风采光的叫牖，屋顶上排烟的叫囱。其本字写作“囱”，篆文象窗之形，上面是直直的烟道，里面是木格交错的窗棂。从前乡下人家，门窗都是松木制作，新的有松脂纯正好闻的清香，椭圆形绛红色节疤疏朗分布，图案可观，旧了木纹苍苍，有岁月风霜之气。闭门推出窗前月，门与窗本是世世约为兄弟，族贤储先亮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窗是门的副手》，比喻颇有新意。窗户上糊着一层薄皮纸，多用三桠纸，三桠也就是山桠，芜湾人叫莲皮，春来花开若芥蓝，色黄而芳香。芜湾的田埂上隔几米就栽着一棵，那里一度沤麻捞纸，以造纸为副业。讲究的人家糊窗子用桑皮纸，韧性更好，也有糊报纸的，脆黄破烂，风中哗哗作响，一幅衰败之象。

纸窗的历史很早了，估计自东汉蔡伦造纸时就有之，唐宋很多人写过有关纸窗的诗词，或闲情，或幽怨，或悲切，《红楼梦》程乙本第二十五回也写到纸窗，宝玉昨日不见了红玉，“早晨起来，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时下了纸窗，隔着纱屉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见几个丫头在那里打扫院子。”古装电影里常有这样的画面：月黑风高的夜晚，屋里有人在密谈或有女子在熟睡，廊檐上，披着斗篷的风尘侠客或者江洋大盗用手蘸着口水，划破窗户纸朝里面窥伺，甚至往里面吹迷魂香。

在纸普遍应用之前，蒙在窗户上的应该是纱绢。李白《寄远》诗里说：“碧窗纷纷下落花，青楼寂寂空明月。”所谓碧窗、绿窗、幽窗，要么是纱绢染成绿色，要么是取映照之意，窗前有松竹水石之属。纸窗已成旧时风物，只能在旧诗文中寻觅了，塑钢的合金的玻璃窗一统天下，玻璃窗宽大敞亮，却浅白，失之一览无余，也无多少人情味，像许多工厂生产的器物一样，实用而已。纸窗或纱窗半遮半掩，幽深玄远，得之风来满袖。见过一藏家收藏的木窗，形制各有千秋，窗棂花色繁富，只惜没有贴纸，木窗无纸则失了魂。

闲窗映碧，戏文特别是才子佳人戏里，纸窗和纱窗是必不可少的道具，清逸书生临窗吟哦，妙丽好女子脸若桃李花，无聊地坐在窗前托着粉腮怅怅思春，一扇窗就一部戏。僧道也中意纸窗，喜其清虚，窗下寂寂趺坐，参禅悟道，或者习字养神喝茶与高士闲聊，别开一片生天。《西厢记诸宫调》里，法本禅师就与张生窗前对坐，煮松风茶，说知己话。松风茶唐宋元诗词中常见，有“松风入鼎、松风细”的句子，今世已失传。僧家待客一杯茶，那茶必是好茶。



纸上得来终觉浅（书法） 张诗杰

春江水暖鸭先知（国画） 徐淑荣

新书架

《王小波经典文集》

♣曹振中

王小波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他是唯一一位两次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大陆作家。他的作品被称为是中国当代文坛“最美的收获”。

今年是王小波去世20周年，为了缅怀和纪念这位不朽的作家，文化发展出版社根据王小波夫人李银河的授权以及她亲自审校过的王小波全集文字版，编辑出版了这套“王小波经典文集20周年典藏版”。

这套“王小波经典文集20周年典藏版”共分七卷，分别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沉默的大多数》和《我的精神家园》。这七部是王小波最经典、最广为人知的作品集。

为了达到系统、权威的标准，这套文集在编排的过程中参考了近年来已出版的王小波作品的各种不同的版本，尤其是作家出版社、陕西师大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中信出版社等几家较有代表性的版本。

这套王小波经典文集专门为纪念王小波去世20周年而策划出版，因而具有极大的纪念意义。加之本套文集精美的装帧设计，可以说在所有已出版的王小波作品版本中，这是最具有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的一个版本。

人生讲义

狗讨厌的事情

♣孙道荣

花花是我家养的一条狗，已经快5年了，它差不多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

它很听话，像所有的狗一样，对主人忠诚、热情、依恋。但是，它也是有个性的，时而表现出它的不满，我已经看出来了，它对我做的有些事情很讨厌——

它讨厌我抽烟。只要我在家里掏出香烟，点着，喷出第一口烟雾，它就会警惕地竖起尾巴，皱起鼻头，头一扭，走开，眼神里充满不屑。有时候，为了表达它的不满，它还会对着烟雾狂吠几声。有一次，我随手将烟盒放在了茶几上，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烟盒被它叼到了地板上，撕成了无数碎片。可见它对香烟是多么厌恶。妻子和小孩也很讨厌我抽烟，为了避开它和他们，我只能偷偷地在阳台上过过瘾。但是，这个鼻子贼灵的家伙，总能第一时间发现我的行迹，跑到妻子或小孩面前，汪汪地吠叫，打我的小报告。

它讨厌我看电视。我能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看一晚上的肥皂剧。起先，它安静地匍匐在我的脚边，陪我看电视，但没多久，它就腻烦了这样的陪伴，开始蹭我，撒娇。如果这还不能使我站起来，它就开始咬我的裤脚，或者在我和电视机之间，奔来跑去，以吸引我的目光，扰乱我的注意，直到我无可奈何地站起来，拿起牵引绳带它出去遛遛。后来，我像大多数人一样，迷恋上了玩手机，在家里也总是低着头，摆弄手机。它故伎重演，我不放下手机，它就会一直捣乱。

它也讨厌我经常半夜才回家。它刚进我们家的时候，不管我什么时候回来，它都会守在门口，看见我终于回来了，无比兴奋地摇头摆尾。有段时间，我在外面应酬变多了，经常深更半夜才回家，家人早就休息了，这厮也早早睡大觉了。听到门响，看到我回来了，也无动于衷。我过去摸摸它的头，它还傲娇地将头撇开，一脸不情愿的样子，仿佛在说，你怎么又这么晚才回来，你以为这是旅馆吗？

它还讨厌我醉醺醺地回家。每次我在外面喝得晕晕乎乎回家，它都会像避邪一样，远远地瞪着我，神情很像它在大街上看到流浪汉一样，对我的不满溢于言表。如果它能开口说话，我猜想它一定会责问我，为什么又喝这么多酒，弄得家里到处都是酒精味？再说，你就不晓得珍惜自己的身体吗？你这个狗东西，倒学会管起主人了，有时我会借着酒劲，不满地踹它一脚，它就夹着尾巴，嘤嘤地叫着逃开。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它在外面看到醉酒的人，总是狂吠不已。

它似乎也讨厌我板着脸回家。我在外面打拼，难免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即使回到了家，也一时缓不过来。它总能一眼就看出我的心情，看到我又是一脸愠怒的样子，它就会小心翼翼地匍匐在一边，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或者壮着胆子过来蹭蹭我的裤脚，卖命地摇着尾巴，讨我开心的样子。有时，我会迁怒于它，拿它当出气筒，不耐烦地将它轰开，甚至臭骂它一通。这时候，它往往表现出更加温顺的样子，任我打骂，充满哀怨的眼神仿佛在说，主人，你把气都撒我身上吧，如果这能让你开心一点。

我发现，只要我开心，只要我每天准时回家，只要我陪着它和家人，只要我们一家人快乐地围坐在一起，只要这个家里欢声笑语，它就特别兴奋，特别开心。而它讨厌我的，就是我不快乐，就是我糟践自己，就是我不回家，就是我不陪伴它。

它只是我们家的一条狗。

忽然意识到，连狗都讨厌我，我给家人带来的，又是什么？ 我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温馨、陪伴和快乐，而他们从不嫌弃我，只因我是这家庭一员。

从这一刻，我将改变，做一个不让狗讨厌的主人，做一个带来温暖和快乐的家人。

微型小说

调查·考查

♣王培静

听说这次领导班子换届，郑县长能到市里某个局当个局长。一是他在陶峪县的任期已满，他的口碑不错，二是他的家本在城里就没向县上搬，夫妻分居好几年了，也该团聚了。

但在这节骨眼上，传得风言风语，有人把郑县长告了，说他在县中学的教学楼工程上拿了施工方的回扣不说，在中学老师里还发展了一个地下情人。市纪委的人下来调查，果然有不少人承认，晚上的时间在一所镇中学外和郑县长的宿舍里，经常见到过他和一个女老师在一起散步或聊天，甚至有人听到了他们聊到了离婚什么的问题，看来俩人的关系真是非同一般。

市纪委的人在县中学的教学楼工程问题上，通过查中投标方案、合同等没发现任何问题，走访县里和学校的有关人员并没发现郑县长有什么经济问题。

倒是有人说出实情，学校的施工方原先是中学的荣校长联系的，荣校长让对方弄了两套投标方案。方案报到郑县长那儿，他觉得报价太高，对方又不肯让步，又进行了重新招标，结果总造价下来了二十多万。

这天，纪委和组织部的俩人找郑县长谈话，纪委的人问，南洋中学的英语老师宗燕子你认识吧？是过去就认识，还是她来镇上教书后认识的？

过去就认识。

你们算什么关系？

也不算什么关系，也就一般关系吧。

组织部的人接着问，一般关系是什么关系？郑县长，有人反映你和她的关系不一般，今天，我们是代表组织和你谈这件事，希望你能认真对待。

你们都已经谈到了离婚的问题，是吗？

郑县长笑了笑说，谁提供的情报这么准确，是，我们谈到了离婚的问题。

你俩的关系真到这一步了？

郑县长叹了口气说，既然组织找我谈话，我就如实说了吧，我本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她是我女儿，是我找教委把她调过来的，当时这儿正好缺英语老师，我们这儿偏僻没有人愿意来，我给女儿做工作，让她自己申请来的。最近她正和爱人闹离婚，情绪特别低落，我怕她想不开，所以一有空就开导开导她。

可你姓郑，她却姓宗？

她随她妈的姓，不信，你们可以回去查查我们家的户口。

换届名单一宣布，郑县长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他被任命为主管教育的副市长。

那次调查，成了组织对他的一次考查。

连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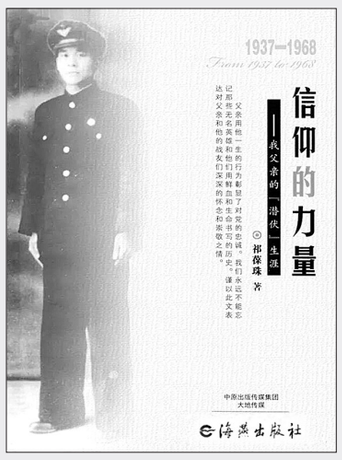
信仰的力量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协调红军同东北军、西北军的行动，争取千百万民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在七贤庄一号院设立了“红军联络处”，在叶剑英领导下开展工作。李克农、李涛主持日常工作。这里就变成了中共半公开的办事机构。张学良将军随蒋介石去南京后，中共代表团迁驻到七贤庄一号院，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都曾在这里办公和居住。

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为争取国民党共同抗日，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红军驻西安联络处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西办事处。它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合法办事机构。办公地点也从一号院到三、四、七号院。林伯渠、董必武曾先后担任过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叶剑英、邓小平、博古、吴玉章等都在这里主持和指导工作，白求恩大夫、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赴延安之前也在此居住过。1939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在西安禁止商会卖给八路军所需物品，在办事处周围建立特务据点20多处，企图控制办事处的正常活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办事处主要工作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扩大统一战线，组织抗日救亡运动，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培养壮大革命力量，为陕甘宁边区和前方领取、采购、转运战争物资支援抗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办事处于1946年被迫撤回延安，结束了在西安近10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父亲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个多月。因有中共豫西省委的介绍信，而且当时已是陇洛地下党总支组织委员，可以直接参加那里的活动，每天与“八办”的领导和同志们一起工作、学习、接待安排进步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还和“八办”的同志们在大门外的田地里开荒种粮种菜。

1939年4月初，父亲身穿八路军军服，持正式军人证件通过白区，由西安用马车押送军用物资向延安进发。当时有几位四川青年男女学生也要到延安去，经办事处安排，由我父亲带队，一同前往。

当时国共合作已开始出现危机，双方已爆发了一些军事冲突，虽然国民党还不敢明目张胆阻拦，但在西北地区通往延安的几条路上，国民党千方百计刁难去延安的学生。有的进步学生竟被国民党特务暗施黑手。为了安全，父亲他们天天都要同国民党官兵周旋，经历重重艰难险阻，带领青年学生们同许多预料不到的困难做斗争。一路上经过许多关卡，父亲机智勇敢，灵活应对，他穿着八路军军服，还是排长军衔，国民党士兵都要向他行礼，每到县城的哨卡，哨兵都要问：“住不住下，过不过夜？”父亲爽快地回答：“住下，过夜！”于是顺利放行。其实不然，他们见你住下后，晚上就会去暗杀你。父亲他们经常是



从县城西门进，再绕道从东门出，一路上忍饥挨饿，风餐露宿，步行一个月，于1939年4月底到达延安，来到了毛主席身边。父亲将押送的军用物资交给了党中央工委。每当回忆起那段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经历，父亲总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那语言、那表情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父亲到延安后，改名为宋一文，住在杨家岭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招待所就在组织部窑洞再向上走一个山坡的窑洞。当时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加之陕北、华北等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展开了大生产运动。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要求部队、机关、学校发展生产。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很快开展起来。这期间父亲恰在延安，他也参加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和战友们一起上山开荒、种田、砍木柴、纺花、织土布。他们每天天蒙蒙亮就上山，走几十里路去砍柴。有不少女战士也和他们一起上山砍柴，真是巾帼不让须眉，父亲说他们总是让女战士走在前面，他们在后面跟着，看到她们累了就轻轻地把她们的木柴抽出几根，走着走着男同志的捆越来越大，女战士们往往给他们唱歌鼓劲，天大黑他们才顺着山路回到驻地。父亲说：他们当时上山砍的木柴，就是给张思德他们烧木炭用的。那种纯真的革命友情深深地震荡着我的心灵。父亲常对我说：“我那时真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一个在苦水里泡大的穷孩子，从小失去双亲，是党培养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延安，父亲尽情享受着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他常对我说：“爸爸是个苦命的孩子，是地下党组织用党费供我上学。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又到了延安，见到了毛主席，所以爸爸又是最幸福的人。”

1939年5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查后派父亲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党校三十二党支部委员。延安时期中央党校被视为“红色摇篮，革命熔炉”，是培养党的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学校培养了近万名干部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1937年年初中央党校随党中央迁到延安，地址在城东桥儿沟，当时校长是李维汉。1939年又迁到延安城北关外小沟坪的半山上，父亲正是这时来到党校，当时学员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上山伐木，进沟烧砖，扩建校舍，建了200多孔窑洞，100间小青瓦房。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建成了自己的党校校园，感到无比骄傲自豪。和父亲一起参加学习的还有豫西省委的席国光、徐波。因为他们是从白区来的共产党员，并且已经经历过几年的地下工作实践，来延安学习培训后还要回到敌占区组织领导武装斗争，所以先学习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那时陈云同志任党校校长，他常给白区去的学员们上党课，讲党史，分析“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危害。父亲常说他一生当中，就数延安时期最艰苦，但是心情最舒畅，精神最快乐，能时时刻刻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选自海燕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信仰的力量》，本报有删节）